

坐桥头的老冯

老冯七十多岁了,每天坐桥头。老冯说话哗众取宠,故弄玄虚,他说得最多的两句话是:“……同志哥,我负责说废话,你负责相信……我负责演戏,你负责笑……好不好?”

老冯天高云淡时坐桥头,乌云密布时照样坐桥头。老冯说:“……你们又不晓得,我是清早八早坐桥头,墨黑铁逼也坐桥头……方圆七十里,哪里个棉被洞里出事情,我都晓得……”

其实,当地人都知道,老冯坐桥头,一是孤独,二是为了喝酒,喝黄酒,江南的一种加饭酒。

老冯喝酒,有讲究,一个是要用碗喝,另一个是这碗不能捏,不能拿,也不能端,要用食指和中指横跨碗口,拎起来喝,喝一口,咪一咪,再喝一口,再咪一咪,而且,不是咂嘴巴,而是眨眼睛,……像京剧,像昆剧,像绍兴戏,有身段,有嚼口,唱念做打,意味深长。

老冯的黄酒,是自己做的,做好埋在后门泥地里。老冯指给我看的时候,就像指认犯罪现场。他一边指,一边抬头问我:“……我生活,蛮有品位的噢?……我年轻的辰光,皇帝叫我做女婿,我嫌路远,都勿去哎……你唔相信?我有皇帝手谕的哎!……我过一歌拿给你看。”到了里屋,老冯让我啼笑皆非,他真的拿出了一

样东西,这样东西是一封蓝色的航空挂号信,是他女儿以堪培拉寄来的。老冯甚至还抬着头,眼巴巴地望着我:“……是不是?……是不是?我没有骗你吧!”

我第一次认识老冯,也是在这座桥上,当时的对话,现在想起来,还很有意思。我当时问:“……你晓不晓得‘太阳上墙,小鸡儿寻娘’的意思?”他的回答让我惊为天语,他说:“……你是哪个?这句话,就是我爹爹说出来的……你现在,不是我回答你的问题,而是你要告诉我,你是怎么会晓得这句话的?……勿告诉我,不要想离开哪个地方……我要报110哉……”

的确,老冯哗众取宠是因为孤独,是想要

引人注意,多和人说话,散散酒力,别的企图真的没有。而且,老冯的搭讪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譬如,桥上走过来一位女大学生,他会说:“大姑娘喂,我是你舅舅哎!……啊呀,唔认得哉,唔认得哉……中国地大物博……不要紧,慢慢认……”如果,走过来的是一位年轻男子,他又会说:“哥哥哎,我叫依哥哥哉……依走过三江六码头,都给我走过来,依的衣裳上头,都是全中国的灰尘……”

老冯除了喝酒,就是劝架,方圆三十公里,任何人以任何原因吵架,只要他出场就偃旗息鼓。老冯劝架的手法奇特,他根本就不跟你讲道理,譬如,他一冲进人群就会喊:“……哪个要动手!……刚刚哪个在说要杀人!杀你个骨头脑髓!来,都给我走过来……钞票拿去,房子拿去,老公拿去……人生在世!……”

老冯聪明,老冯劝架靠的不是道理,靠的是气势,噱头响,力道大,三斧头,六棒儿,三下五除二——其实,当地人也都知道,老冯劝架,同样是孤独所致。

(摘自《杭州日报》何鑫业/文)

一下均匀地交替往后划着,像在马路上表演自由泳。

有一次英语考试,光庭考了100分,成了班里仅有的两个小状元之一。光庭妈妈理所当然有资格推广一下教子心得:“我们光庭的脑瓜儿是够用,不知道你们家可儿怎么样?可是再机灵的孩子,你也不得让她学!我听人说,可儿放学写完作业就是玩,那哪儿成啊?我们光庭天天回来都得学习,抄课文、默生字、做奥数题,我不让她出去瞎疯去——没用!光知道疯玩有什么用啊您说?”

说实话,我对她这样的行事风格,原本是挺不待见的。慢慢地竟也悟出了它的好处——每一个积极向上的■丝,都有一顆积极尖儿的心,可惜人力敌不过天命,与其纠结拧巴跟自己过不去,倒真不如像光庭妈妈这样,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练就一副金刚不坏之身。

(摘自《东莞日报》阿简/文)

至少三四级。可是站在树下,却听不到风声。莫非草原的风只在天上行走?我很奇怪,就抱着树干,把耳朵贴上去听。神奇的是,风声顺着树干流下来,清晰地传到耳朵里,有着立体声质感的轰鸣,好像是一首交响曲。

草原上丘陵连绵,韵味无穷。傍晚,太阳落下之后,镶着金边的宝石蓝天穹笼罩下来,大地变得幽深而神秘。我们登上丘陵顶端,坐下来,在无垠的薄暮中倾耳细听。四周异常静谧。我拔起一株正在开白花的沙葱,放在耳边,竟听到了“日日”的声音,犹如冬夜的北风吹着电线发出的呼啸,不同的是,这种风声从草原奇珍沙葱茎上听来,就像小提琴发出的声音一样,清新明丽,非常悦耳。夜幕渐浓。优美的女高音从夜空飞出:“草原的风声,是我的天籁,吹高,树冠十分茂盛。草原上因为土层薄、水量少,气候恶,只长草,不长树,偶然见到一棵,就成了景致。劲风吹动树枝一起一伏,风力

进行,迫不及待地走向爆灯的刘五朵。可见,二刘才是有底气的女生。

女人的底气,其实就是沉淀在骨子里的那些好品质,任她怎么揭自己的短,也无法掩盖她身上的长,相反,这些长处会显山露水,让关注她的人一点一点地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以至好感倍增。换句话说,就是一个好感觉一个好感叠加起来,使人有了足够爱她的理由。

一个女人敢说自己老,其时已是底气十足。如我的启蒙老师,她动不动就说“我真是老了”,她说老不是怕老,也不是嫌老,而是服老,因为她曾经年轻过,美丽过,

信笺

朋友崔文川想做一批信笺,就找几个人一起做一批,这样可节约点费用。他问了周围的好多人,他们都觉得这事好玩,有自己的信笺纸,跟市面上见到的不一样,多牛。但说到做,就犹豫了,因为没人愿意写信了,有什么事,电话或网上即时通信都能解决,干吗还去写信呢。

这事好像到这就终止了。鱼雁传书,好像都是很久远的事了。大约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还流行交笔友,那时候可不像今天聊QQ那么方便,经常写信,写来写去,在学校的生活也差不多写尽了,至今也没见面。有一天,翻看这样的信件,真是觉得有沧桑感。干脆没事给朋友写写信,取消电话联络什么的。但这显然很不现实了,因为大家都在用这个,你专门写信去,真是有点古董味,也可能被笑活成“活在现代的古代人”。

说到信笺,民国文人喜欢玩的极多。比如木版水印信笺为历代文人所喜爱,鲁迅曾收集自行刊印,这是讲究一点的,周作人、俞平伯也都印过信笺,抄课文、默生字、做奥数题,我不让她出去瞎疯去——没用!光知道疯玩有什么用啊您说?”

盛夏的一个晚上,我悠闲地看着电视剧,儿子在一旁玩游戏。

放假十来天了,他作业不做,小学生课外必读书也不看,天天就窝在家里,趴在电脑上玩游戏,怎么劝说、训斥都不行。

噢,噢!闯关一成功,他便拍手跺脚地大叫。我扭过头正要训斥他,忽听噢的一声,竟然停电了!

哎呀,气死啦,气死啦!儿子疯狂地拍击桌子。

窗外一片喧闹声,也有人在大声叫骂。

空调的凉气很快散去,卧室变成了蒸笼,儿子垂头丧气地跟着我下楼去。

我们走出楼道,单元楼前也聚了一团人,大多是家庭主妇,叽叽喳喳很热闹。

此刻,蔚蓝的天空中,玉盘似的圆月照得四下里亮堂堂的,有习习凉风吹来。

她们有的在抱怨这闷热的天气,更多的是责骂电霸:这么热的天,让人怎么过呀?你之前通知一声啊。

人群中忽有人嘻嘻笑道:哟,五楼的也下来了。

住进这个小区有年把了,平时上班下班忙忙碌碌的,同一单元的住户,来来往往也面熟,大体知道住在几楼,却似乎也没啥机会讲什么话,至多点个头,问个好而已,姓啥名谁就不得而知了。

我走上前,愉快地说:是啊,太热了,在屋里能被煮熟了,哦,你住三楼吧?

三楼的女人披散着长发,拍手惊讶道:你看看,老师就是不一样,衣着还是这么整齐!

就有几人掉转脸笑眯眯看着我,他们有的穿着睡衣,有的穿着大裤衩,■拉着拖鞋,有的穿着短背心,露出白白的肚皮。

我感觉挺奇怪:咦,你怎么知道我是老师啊?

嗨,文质彬彬的,谁看不出啊?住在二楼身材高挑的那个女人说,接送孩子时,还见过你,也不好意思喊你。

哎呀呀,天天住一起,远亲不如近邻嘛,还客气啥?接着,

中国古代笺纸,曾经整理、发掘出《十竹斋笺谱》,并根据当时搜集到的信笺,委托荣宝斋印制《北平笺谱》,著名的《萝轩变古笺》就是在两位先生影响下被发现的。这种风潮也波及日本,日本人制作的信笺精美绝伦,让人见了爱不释手,不忍着笔。当然,这种对信笺的爱,可真是是一种风雅事。

这一种玩法在那时也算时髦。这在今天,都只能是让人向往的事,找人玩玩这种风雅,机会就少多了。也许是这个时代变化太快,以至于我们连玩风雅的可能都少了。

现在网上也有一种简单的信笺,打印出来就可使用,但总让人觉得有失水准,普通的纸打印信笺太硬了些,也大致找不到书写的感觉吧。倒是有人办起了《书信》杂志,但是否挖掘了信笺文化,可就不大清楚了。

偶尔还有朋友写信用传统的信笺,真是觉得有名士风范来了。不免想起旧式文人的生活来,那么古典,那么风雅。可惜,已经雪泥鸿爪了。现在能够怀想起一些旧人旧事,似乎也神游了一回,忽地想到李清照有词云:“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摘自《萧山日报》朱晓剑/文)

停电

我又说,我姓张,教五年级语文,谁家孩子念书,需要我帮忙的,只管说!

好啊,好啊,几人响亮地回应着。

我姓王,住502,同张老师对门,欢迎各位到霞光服装店去指导,帮我架架势,涨涨人气嘛!要买衣服,确保品牌正宗、全城最低价!那个穿短背心的女人声音格外清脆。

噢,怪不得你穿衣服那么好看呢!我和几人由衷地啧啧赞叹。

行啊,那我明天可真要去啦。我住四楼,在计生局上班,想生二胎、三胎的……四楼的胖大姐说到这儿,摊开双手,嘻嘻一笑,我也没办法!

众人哈哈大笑起来。

自然地,我们还七嘴八舌地议房价、讲讲美容、骂骂城管,真有些相见恨晚呢。随后一致决定:为了便于联系,由我这个做老师的牵头,打印出各家的通讯录。

我掏出手机,正要现场记下各家的电话号码,哗——周围一片光明,刺得人眼睛一花。

来电啦!来电啦!有人大声叫喊,也有人吆喝着孩子回家去。

小区的活动场地上,路边的草坪上,孩子们正在欢快地东奔西跑、喳喳喊叫,比清晨林子里的鸟鸣声还要清脆、热闹。电灯的光亮将月光又遮没了,电视剧又开演了,而孩子们不为所动,仍不知疲倦地跑啊叫啊……

家长们的呼唤声便有些急躁了,有的便走过去气喘吁吁地硬拉着孩子往回走。

我也走过去,见儿子浑身汗淋漓如水洗一般,正孤独地站在场边中央,一脸茫然。他显出挺委屈的样子,说:玩得好好的,怎么来电了?

走在回家的路上,他仰着小脸望着我问:妈,电啥时还停呀?

我也不知说啥是好。走到楼道口,刚刚还热闹着的人群已经散去。跟儿子一样,我也有个疑问:那通讯录,还要不要去统计、打印呢?

(摘自《羊城晚报》李绍武/文)

灵摆

上个月,阳光小区新搬来了一家住户,女主人叫倩倩。仗着老公是做房地产生意的,家里有几个臭钱,倩倩经常在邻居们面前显摆,大伙都十分不愿意待见她。

周末,阳光明媚,三楼的阿红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女儿出来晒太阳。不一会儿,倩倩也抱着一只全身雪白的小狗走了出来。看见阿红,倩倩忙热情地凑上前搭讪道:“大姐,你这是男孩还是女孩?多大了?”

阿红笑着说:“女孩,三个月了。”

“哟,那比我女儿还大一个月呢。”倩倩笑着对怀里的小狗说道:“小白,快叫姐姐。”

姐姐?阿红一听,心里不免有些生气,这狗和人能相提并论吗?但碍于面子,阿红忍住了。

倩倩显然没有意识到阿红脸上的不悦,她抚摸着小狗的头继续说道:“小白,你真是姐姐漂亮还是你漂亮呀?”

那只小狗好像听懂了主人的话似的,竟“汪汪”叫了两声。倩倩心领神会地啧啧怒道:“哟,你真不害臊,哪有自己夸自己的。其实,姐姐也是美女一个哦!”

阿红心里那个气啊,就别提了。但

徒劳

一辆救护车风尘仆仆驶到急诊科门外停下,从车上下来两个人,呼啦一下拉开车门,抬下一副担架。从车牌上来看,患者是从东北长途跋涉转运过来的。

焦急的家属先走了进来,啪的一声厚厚的一查病历、化验单还有影像学片子出现在分诊台上,着急地说:我们要肾内科!

唉,又来了,几乎每个从外地来的患者到了急诊都是这一句话。耐心给他们解释了急诊的功能和并不能马上就安排到专科住院的现状。家属不耐烦地推了推面前的病历资料说:那我们咨询一下。

护士用询问的眼神看了看我,我无奈地笑笑,拿过那些病历看起来。从当地医院的出院小结开始,到后面的复查结果、CT片子,间断地问了家属一些情况。我不禁哑然。

当地医院已经明确诊断这个患者是前列腺癌晚期,转移到膀胱,堵塞了输尿管的膀胱开口,导致患者梗阻性肾衰。而患者已经在当地开始规律透析了。并且从片子来看,双肺也有转移,伴有胸腔积液。我回家属来协和的

插队

张诚家楼下有一家早餐店,豆花和肉包子做得特好吃。张诚想在上班前买到豆花和肉包子,就得排队。队伍多的时候有三十多位顾客,少的时候也有二十多位吧。这样,排队买早餐,就成了张诚早上必修的课。

这天,张诚照例去排队,前面有将近三十人排着,反正,张诚也习惯了,就耐心地排着。他拿出一张报纸看起来,以打发时间。张诚看着看着,就感觉到前面有了一点小小的躁动,便将头抬起来。往前看去,原来有人插队,是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

张诚不高兴了,便喊道:“喂,你插什么队啊?快到后面去排队!”

插队者瞟了张诚一眼,还是插了进去。

张诚这下子更不高兴了,嚷道:“你干吗要插队!你以为你是谁啊?”

插队者狠狠地瞪了张诚一眼,就是不退出来。

张诚这下火了,也可以说是正义感更强了,他快步走到插队者跟前,严厉道:“你这人怎么不听话呢?啊?如果大家跟你一样都插队,那这队伍像什么样子了!”

插队者仍无动于衷,只是动了动嘴角。

她想了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是忍住了。

哪知,倩倩却并没有完的意思,又抬头问道:“大姐,现在生个孩子需要多少钱啊?”

阿红心想,总算问了个像样的问题,便耐心地回答道:“这年头,生个孩子可贵了。我生女儿的手术费外加乱七八糟的杂费,总共花了一万多元呢。”

“才一万多元啊,那我家小白可比你女儿金贵多了。”倩倩不屑地撇了撇嘴,又开始一脸自豪地显摆道:“我为了这个女儿啊,差点跑断腿。先是不远千里去北京配种受孕,接着又飞去欧洲给她买进口奶粉,国产奶粉我实在是

是不放心,然后又送她到市里最好的宠物医院调养身体……前前后后花了十几万元呢。”

阿红听完,再也忍不住了,心想有你这么糟蹋人的吗?平复了一下心情后,阿红灵机一动,一脸笑容地问道:“那妹子,请问你生‘女儿’的时候是顺产啊还是剖腹产?”

“你?”倩倩的脸色顿时由白变紫,气急败坏地上楼去了。

(摘自《南方日报》王世虎/文)

自备光环的人

光庭妈妈是个从小事着手、大事着成的人。比如把当会计的公公说成学者,把自己家的小卖部叫做超市……

那时候,女儿还在上小学。有一次等着接孩子放学时,几个同学的家来闲聊,说起班上一女孩子的照片登在杂志封面上的事,她在一旁忽然来了兴趣,抢着人家的话头问长问短。得知照片是教委来人组织几个学生拍的,她立刻跳起来:“是班主任选的啊?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儿呢?我们光庭也挺好的呀,谁看见都喜欢的,老师怎么就让你闺女一个人去啦?”

谁也不知该怎么回答她的问题,看着她那无辜而愤懑的表情,又觉得很滑稽。就这样,我认识了光庭的妈妈。

每天都来接送孩子,低头不见抬头见,她也是个自来熟,很快

草原听风

不到草原,你大概不会想到,草原的风,是需要听的。

不身临其境,你大概也不会想到,草原的风,如天籁一样动听。

那天早上,我们从呼和浩特出发,汽车行驶三个小时之后,来到了内蒙古希拉穆仁草原。大草原竟然没有一丝风。白云蓝天,阳光灿烂。云朵像钉在天上,一动不动;草被晒得卷起叶子,静静地立着。怎么也找不到“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景。

感觉不到凉风拂面,却分明听到了柔软的风声,由远及近,从耳边进到屋里。

我们登上高岗,看到了散包。散包是蒙古人祭祀的地方,相当于内地的庙宇。还因为草原上除

女人的底气

有人说,谈了恋爱的女人才有底气。有人说,拥有美貌的女人才有底气。

本人不以为然,瞧瞧相亲节目《非诚勿扰》里的刘五朵、刘亦爱,不是都坦言自己从没谈过恋爱,从没被男孩追过,是一棵无人问津的小草吗?可她们乐观风趣幽默简洁的话语里,释放出来的是一种睿智、修养、内涵、质朴、善良等优良的品质,这就像一股魔力,吸引着一些注重内在的男生,纷纷为她们而来,像骆琦这么骄傲的“女神”只为一位男嘉宾留过灯,可该男坚定地牵走了刘苏曼。另一位以清新吸引众女的男孩,居然不按节目程序

进行,迫不及待地走向爆灯的刘五朵。可见,二刘才是有底气的女生。

女人的底气,其实就是沉淀在骨子里的那些好品质,任她怎么揭自己的短,也无法掩盖她身上的长,相反,这些长处会显山露水,让关注她的人一点一点地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以至好感倍增。换句话说,就是一个好感觉一个好感叠加起来,使人有了足够爱她的理由。

一个女人敢说自己老,其时已是底气十足。如我的启蒙老师,她动不动就说“我真是老了”,她说老不是怕老,也不是嫌老,而是服老,因为她曾经年轻过,美丽过,

瘦四六开,洗净去皮,细切粗剁,配上适量早几日就风干搓细的高庄馒头屑,加水反复搅拌。这种时候,妈一般都溜小跑地剜葱切末,在爸喘口气的当儿,把碧绿金黄的葱姜末搅进肉馅中,细细拌匀。这种默契与流畅,不需一句言语,只用一个眼神。

接下来,就是做丸子生胚的时候。爸一般不喜欢别人帮忙。“每个人的手都不一样大,做出来形状不一,难看。”经过同一双手团、捧、拢、捏的丸子果然整齐划一,挤挤挨挨地站在案板上,显得乖而富足。之后要支起油锅,毫不吝惜地倒入大半桶油,将丸子

学会惜福,要搭上整个青春

再来一个。小孩子还爱用煮丸子的汤捞饭,小猪拱槽一样,吃得摇头摆尾。爸自己象征性地尝上一点,微微颌首,说“咸淡刚好”,然后再不多说,只笑着,听席间列位食客热烈地夸奖。

待我成了家,离开家乡,亲戚们也渐渐老去,往来就淡了许多。但每次回乡,特别是过年,爸还是大张旗鼓,又买又做,丸子也还是从扛回来一个猪腿开始,慢慢准备、精制。年岁不饶人,我们都劝他歇歇,妈有时也会抱怨说自己打下手都累得腰酸,但他只是笑而不答,有时脸上也掠过一丝不被理解和认同的落寞。

过完年要走的时候,爸总是让我们带上一包炸好的半成品丸子,别的也不多说,只一句“和外面买的味道绝对不一样”。而我,也终于从开始的推三阻四,到如今的感恩与愧疚。

原来学会惜福,要搭上整个青春。

(摘自《中国青年报》孙灿/文)

一个个炸至半熟,外皮金黄。

小时候我常被安排的工作,就是在这个时候拿着漏勺舀去油面上浮起的碎屑,不然炸久了,会沾在丸子表面,斑斑点点。现在回想起来,当年还是贪玩的年纪,却能老老实实站在灶边重复着机械动作,想必是食物与家的双重魔力使然。

炸好的丸子就是半成品。春节天冷,可以用不锈钢大盆装了,半个月不坏。上桌的时候,用生抽老抽调配好的酱油汤加葱和姜煮了,趁热吃下,香、嫩、圆滑。爸最喜欢给大家分丸子——你半个,他一个,胃口好

给你,靠的就是底气。

(摘自《江门日报》刘丽华/文)